

HZ BOOKS
华章经管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2008年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最受争议的畅销作品

克鲁格曼^的预言

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著
Paul Krugman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克鲁格曼^的预言

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美) 保罗·克鲁格曼 著
Paul Krugman

张碧琼 等译



机械工业出版社
China Machine Press

Paul Krugman.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Copyright © 2003 by Paul Krug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08 by China Machine Press.

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or mechanical, including photocopying, recording or any information storage and retrieval system, without permission, in writing, from the publisher.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授权机械工业出版社在全球独家出版发行。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抄袭、复制或节录本书中的任何部分。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法律顾问 北京市展达律师事务所

本书版权登记号: 图字: 01-2004-368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克鲁格曼的预言: 美国经济迷失的背后/(美) 克鲁格曼 (Krugman, P.) 著; 张碧琼等译. —北京: 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8. 11

书名原文: The Great Unraveling: Losing Our Way in the New Century

ISBN 978-7-111-25513-0

I. 克… II. ①克… ②张… III. 经济 - 研究 - 美国 IV. 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70506 号

机械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22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责任编辑: 李红梅 白春玲 版式设计: 刘永青

北京牛山世兴印刷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2008 年 12 月第 1 版第 2 次印刷

170mm × 242mm · 19.75 印张

标准书号: ISBN 978 - 7 - 111 - 25513 - 0

定价: 45.00 元

凡购本书, 如有缺页、倒页、脱页, 由本社发行部调换
本社购书热线: (010) 68326294
投稿热线: (010) 88379007

译者序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保罗·克鲁格曼不仅是一位出色的经济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专栏作家。他关于金融危机和国际经济方面的著作和论文在学术界得到了广泛的认可。1991年，他获得了美国约翰·贝茨·克拉克奖（该奖项专门授予40岁以下做出最杰出贡献的美国经济学家）。同时，他在许多媒体上发表自己的经济学观点，在《纽约时报》上有自己的专栏。与许多经济学家不同，他不仅对世界各国的经济与政策品头论足，甚至对美国国内的政治经济政策问题也勇于批评。“保罗·克鲁格曼的声音是孤独的，他讲述着事实，揭穿华盛顿当局既无同情心又无实效的施政。”（保罗·萨缪尔森）；而在风格上，“克鲁格曼充满活力，见多识广”（小阿瑟·施莱辛格），他的文章清楚易懂、措辞诙谐，深受广大读者喜爱。

克鲁格曼为广大中国读者所熟知，主要由于两方面原因。其一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亚洲经济蓬勃发展之际，发表了论文《亚洲奇迹的神话》，认为“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当时，这番评论被认为是危言耸听，但不久之后，亚洲经济金融危机就爆发了。克鲁格曼成功地预言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这奠定了他作为“新一代经济大师”的地位。其二是他与奥伯斯法尔德所著的《国际经济学：理论与政策》，这本当今世界上最流行的国际经济学教科书，曾被译为日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西班牙语、波兰语等在世界各国发行，其第4版和第5版已被译为中文，数次印刷，在中国有广大的读者群。



IV

2008年10月13日，瑞典皇家学院宣布，将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保罗·克鲁格曼，以表彰他在分析国际贸易模式、经济活动的地域特征和金融危机方面所做的贡献。克鲁格曼的夺标，仍然是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学派的胜利，也延续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偏爱美国经济学家的“传统”。

本书主要由克鲁格曼3年中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组成，它刚一问世，就成为了风靡美国的畅销书。作者通过一系列精彩犀利的短文，揭秘美国迷途因果，预言了美国的新危机。可以说，本书是成就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重要元素。

为了准确演释作者原创，并与读者分享这份惊喜，作为译者，我不能不读懂这本新书，也不得不仔细认知作者的境界和睿智，本书具有如下特点。

1. 揭秘美国迷途因果

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克鲁格曼对美国当时的经济问题的评论和对布什政府政策失误的批评，囊括了从安然事件、布什减税政策到伊拉克战争、加州能源危机、经济全球化等各方面的内容。虽然克鲁格曼在书中称，最初《纽约时报》请他撰写专栏时，只是希望他写一些有关新经济的变化和全球化的影响等方面的文章，但“随着事情的发展，不可避免地谈到了政治”。克鲁格曼有党派倾向和态度鲜明的个性，他大谈布什政府的政策缺陷，指责格林斯潘既越权干涉又推诿责任的做派。正是这样一本敢言的书，受到了广大美国读者的欢迎，连续数周被《纽约时报》列入畅销书排行榜。

2. 通俗的经济学读本

克鲁格曼在书中说：“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称之为‘希腊字母式’的经济文章，是为专业性杂志撰写的深奥难懂的论文。但同时，我也为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撰写全球化经济方面的文章。”本书收录的专栏文章正是为普通读者奉献的通俗经济学读本。克鲁格曼以其深厚的经济学功底为基础，以丰富的信息、直言的勇气和犀利的笔调为广大普通读者勾画了一幅他眼中真实的世界经济和美国经济政策全景。即使没有学过经济学的读者也可以顺畅地读懂这本书，可以在克鲁格曼深入浅出的文字中，了解什么是庞

氏骗局、“达不溜”双底、全球化的意义等。虽然本书不是“希腊字母式”的经济学著作，但我相信每一位经济学者都会认同这其实也是一本专业性很强的经济学读本，同时也会认同最浅出之作往往是最好的这一观点。

3. 前瞻性的经济分析

早在20世纪末，克鲁格曼就因其成功地预言了亚洲经济的崩溃而名声大噪，而本书中他的许多预言也业已变为现实。如在2001年美国加州出现了电力危机，引发了各方对能源问题的关注。而克鲁格曼却认为危机只是假象，是“垄断势力和市场操纵的威胁”的作用，一年后，安然的丑闻被揭发了出来。

目前还在蔓延的华尔街风暴的起因，我们也能在本书相应短文中找到前瞻性分析。例如《“猪入蟒腹”之态》、《退休金寓言》中，他分析了美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将会出现严重问题，认为它“正无情地缓慢地走向它的劫数”，“使这个社会保障制度破产”；还有在《美国蔑视国际法》中，对美国不遵守贸易协定的霸道作风所带来的严重恶果的分析等，许多预言都正在或将要显现出来。这些分析不仅对于美国，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也都具有警示作用。

4. 敢言的经济学家

出于对布什政府的气愤，也出于一名经济学家的职业道德感，克鲁格曼一针见血地戳穿布什政府政策的各种谎言和失误。这在大多数媒体人云亦云的现今社会尤为可贵。

他指责布什政府的财政预算不过是骗人的数字游戏；其诸多政策的目都是为了他背后的大集团谋求利益，但又以为中底层人士谋福利为借口；总是以反恐怖主义为名，利用民众的爱国主义情绪，而穷兵黩武……

许多读者佩服克鲁格曼的无畏精神，爱读他清新、泼辣的文字。有人说，读其文就如在沙漠中见到绿洲；有人说他是不可或缺的专栏作家，是充满谎言的政界里的真实声音；有人欣慰地说：“感谢上帝给了我们这样一个人”；有人甚至称誉他为“当代左拉”。

5. 幽默的经济语言

他的畅销教科书《国际经济学》中的文字就深入浅出、通俗易懂，而本书则更多了一分幽默。

在《安然丑闻背后》这篇文章中克鲁格曼开篇就给我们讲了个笑话，“一个农场主听到他的鸡舍里有可疑的嘈杂声，他便大声喊道：‘是谁在那儿？’那个贼回答说：‘这儿除了我们的鸡以外没有任何人。’农场主感觉没事，就回去睡觉了。”当我们继续往后看到“联邦能源管理委员会曾问过能源公司它们是否在操纵着市场，可它们的回答是：‘谁，你是在说我们吗？’——这样就不了了之了。”我想每一个读者看到此处都会忍俊不禁。

本书中类似这样的幽默表达到处可见，这为揭秘严肃的经济政策问题增添了一抹亮色。

当然，克鲁格曼将美国现存的所有问题大都归咎于布什政府，被一些评论家称为“一边倒的经济学家”，这多少也体现出克鲁格曼较为强烈的党派性偏好。然而，由于本书的众多优点，它仍不失为一本不可多得的近距离深层次了解美国政治经济的历史和现状的画卷式读本。无论是经济学人士，还是普通大众阅读此书都会受益匪浅。

此外，曹贤璐、和陆、杨雪莉、崔鹏、胡晖等同志参加了本书的翻译工作，我对他们出色的表现表示感谢。

张碧琼

中央财经大学

2008年11月

致 谢

创作一个专栏，尤其是在困难时期，最好不要一个人单独完成，非常幸运的是，我得到了许多帮助。

首先，感谢《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所有至关重要的人士。豪威尔·雷恩斯(Howell Raines)和阿瑟·苏兹伯格(Arthur Sulzberger)给了我这份工作，并说服我这是一件值得做的事；他们是正确的。(谢天谢地，《纽约时报》信仰评论自由的原则，并且愿意支持读者)。盖尔·柯林斯(Gail Collins)关注我的工作，并且一直在给我很好的建议。

当然，比老板们更重要的是和你一起工作的人。这些专栏文章中的绝大多数是由史蒂夫·皮克林(Steve Pickering)来进行文字编辑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传奇，最近已经拿到高额退休金退休了。如果你从未从事过这种工作，你可能很难意识到文字编辑工作到底有多么重要。特别是，事情有时会是这种情况：“只剩一行了，我还能删什么？”如果对这个专栏做出巨大贡献的史蒂夫或琳达·科恩(Linda Cohn)或苏·科比(Sue Kirby)对我说：“我不是十分明白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时，你要明白，他们是在婉转地告诉我，需要做大幅度的修订了。

同时，我也要感谢诺顿(Norton)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表示万分感谢：德雷克·麦克菲力(Drake McFeely)，他长年指导作者的工作；鲍勃·威尔(Bob Weil)，他充满激情地推动着这一项目的完成；安·阿德尔曼(Ann Adelman)是另一位十分



VIII

重要的文字编辑。还有埃文·雷兹维琪（**Eve Lazovitz**），她一直默默地为我做好后勤工作，使得所有工作都能够有条不紊地进行。

最重要的是，我的妻子罗宾·威尔斯（**Robin Wells**），她给予我的不止是支持；她阅读了每一篇专栏文章的草稿，她是我写作过程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本书既是属于我的，也是属于她的。

序言

隐喻可能会是耍花招的表现手法，但是曼哈顿的“债务钟”的隐喻却不是花招。

1989年，一位热心公益的商人安装了这座钟，希望以此警示政治家要对其渎职行为感到羞愧。用醒目的数字记录不断攀升的国债，而国债之所以不断攀升是因为每年联邦政府的花销远远大于它的收入，因此必须以借款来应付收支差额。但是，20世纪90年代后期，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政府税收伴随股市开始上升，庞大的预算赤字第一次收缩了，继而变成了创纪录的盈余。于是在2000年9月，钟的主人将债务钟关停了。

然而，到2002年7月，国家再一次面临赤字的境况时，他又将它启动了。

联邦政府声称它们在与赤字进行的长期斗争中获得了胜利，但结果却是赤字很快又回来了。事实上，与之相比，赤字对近代美国历史曾经产生过更大的影响。而且，随着预算的好转，美国的许多其他指标也好转了。20世纪90年代初，美国是一个衰落的国家，不论是在经济、社会方面，还是政治方面，那个时期最畅销图书的书名是：《哪里出了错？》（*What went wrong*）。而好像在这十年的后期，美国自己奋发图强了，经济开始复苏，工作岗位变得充足，上百万的人变得富有，预算赤字被创纪录的盈余取代。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犯罪高峰期也到了尽头，大城市突然变得比几十年前更为安全了，这真令人惊讶，未来看起来是出乎意料的光明。

然后，这样美好的年景不再有了。2003年，美国经济结构的问题——可能还有政治体系和社会



的问题——好像又一次浮出水面。整个国家笼罩在焦虑的气氛中，有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公众认为整个国家正在向错误的方向行进。

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是关于美国向错误方向行进的纪事，其次是解释20世纪90年代末美国民众那充满活力的乐观主义什么时候为再度的低落情绪所替代。同时，也试图解释美国怎么可能衰退得如此之快以及为什么领导层会制定如此糟糕的政策。这很大程度上是关于领导层的故事——无论是个人层面还是领导方式上，领导层都很糟糕。这实际上是特别针对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的指控。海伦·汤姆斯（Helen Thomas）是一位资深白宫通讯员，他认为布什是“整个美国历史上最差的总统”。我对此并不敢肯定——因为历史上还有很多糟糕的总统。但是，这些前任总统在领导国家时，其领导的不力以及渎职所造成的，不管是对美国还是对整个世界的损失都远远少于现在。

这本书的绝大部分由我在2000年1月至2003年1月间为《纽约时报》的专栏所写的文章组成。我希望读者会发现本书的结构要比系列短文部分更为丰富——也就是说本书将专栏文章逻辑串联起来构成一个连贯的故事。我将简短地介绍我是如何开始创作这些专栏文章的。但首先，让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历史背景。

消沉的年代

20世纪90年代，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在向好的方面发展——例如工作岗位增加了，股票价格上涨了，预算赤字转变为盈余了，甚至连犯罪率都下降了——早些年消沉的情绪从人们的记忆中消退了。直到2000年，已经很少有人记得1992年流行于整个国家的恐慌了。然而，恐慌却成为即将到来的不可避免的情景。

如果你是那些认为国家的强大是以军事上的成功来度量的人们中的一员（而现在正是那样的人在管理着国家），那么1992年公众的消沉情绪可能看起来令人疑惑。军事上，美国处在世界霸主地位。许多人担心海湾战争将会变成另一个越南战争，然而最终这却成为美国军事力量的展示。美

国已经而且现在一直是世界的一个超级大国，而且是唯一的一个超级大国。

然而海湾战争这种壮观场面的展示不会为我们付账。当今时代人们习惯于将美国的萧条和日本看似不懈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有人称，“冷战已经结束，日本赢了。”无论你是否赞同美国是日本不正当竞争（事实并非如此）的牺牲品的说法，都到了美国该醒悟的时候了。

虽然日本并非像一些人想象的那样不堪——它很快就经历了经济衰退，这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一个值得引以为戒的故事——美国的经济灾难也够得上不堪了。当然，1992年统计学家曾宣称1990~1991年的衰退已经结束，但是1991~1992年，仍旧是“失业型复苏”的一年，即GDP增长但失业人员也同时持续增加的时期。对于普通的美国公民来说，这就是一种持续的衰退。对于想设法保住自己工作岗位的工人来说，情况已经很糟糕：近20年普通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连续停滞或下降。传统工业，如汽车、钢铁行业，这些普通工人可以挣到不错收入的行业，似乎也一直在衰退，贫困率在上升而不是下跌，20%以上的儿童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自1964年以来的最高比率。

流行文化是深层意识觉醒的一个反映。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大片《毁损》（*Falling Apart*）再现了被解雇的工人盛怒的爆发，《大峡谷》（*Grand Canyon*）是犯罪威胁的写照，《旭日东升》（*Rising Sun*）则是美国衰退和日本崛起的纪实。

关于新技术的美好前景又如何呢？在20世纪90年代，美好的前景似乎破灭了。可以肯定的是，新技术将我们包围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结果就是美好的。越来越多的工人配备了电脑，每一个办公室都有了传真机、移动电话，同时，电子邮件也已经开始普及，但是好像这些都不能使失业状况得到改善，或者能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一位杰出的经济学家——他后来成为一位知名的美国成功人士，私下里告诉我，他认为高科技的美好前景纯属“胡说八道”。

首先，不管是在私人层面，还是在国家层面，美国人民对他们领导人的幻想都破灭了。在每个机场的书店里被作为特色推荐的是一排排封面上印有武士形象的书，这些书宣称可以传授读者日本管理的秘诀。问题的关

键并不在于日本人似乎知道如何经营现代企业，而在于美国企业的管理者好像不知道怎样经营企业。所有最时兴的小设备好像都来自于日本，不仅“美国制造”不再是质量的保证，而且许多消费者开始不信任美国货。令人失望的是，大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们尽管失误、无能，却获得了过多的报酬——而乔治 W. 布什总统此时却带着汽车企业的执行官们去日本要求经济上的让步，这一事件演变成了一场国家关系的灾难。

这个社会对我们政治家的尊重已经越来越少，1992 年选举中最令人关注的事情并非老布什落选了，而是罗斯·佩罗（H. Ross Perot），一个少数派候选人，获得了 19% 的选票。在一个第三党派从来没有兴盛过的国家，这一选票代表了民众对传统政党领导人的不信任。

简单地说，这并非最好的年代——并且许多观察家预测情况将会更糟，在未来 8 年中，美国将会经历一场令人惊讶的经济和社会变革。

美好的年景

通常，人们要用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意识到情况确实是在好转。你可能会说悲观主义已经成为整个国家的一种习惯。直至 1995 年冬到 1996 年冬，虽然看不到持续下降的失业率，但是各种报纸却充斥着关于警告失业和企业减产的标题。在 1996 年的总统选举运动中，支持竞选者鲍勃·杜尔（Bob Dole）的经济学家攻击克林顿政府，称其经济复苏是萧条的、低于平均水平的经济复苏。少数党派的经济学家知道得更多，但他们仍保持着谨慎态度，因为他们见识了太多错误的预言。最终，情况变得很明朗，令人难以否认：美国经济的确正在恢复。同时，看起来整个社会也正在恢复。

关于经济复苏幻想破灭的一些陈述，试图否认克林顿时期的一切施政得当的措施所创造的奇迹。事实上，20 世纪 90 年代末狂躁的乐观确实超过了事实，但国家的实际成就也是惊人的。

对大多数人来说，首先而且最重要的是，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工作机会增多了——比几十年以来都要充足得多。在 1992 年至 2000 年之间，美国公司的在册名单增加了 3200 万工人，这使得失业率下降到了 30 年来的最低

值。全民就业意味着人们有了工作机会，许多曾陷入贫困的家庭可以摆脱困境，从1960年以来，贫困率首次大幅下降。还有其他成果，如社会指标得到改善，犯罪率大幅度下降：到20世纪90年代末，纽约市出现了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曾经出现过的社会安全的状况。

如果工作机会的增多让人印象深刻，那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即每个工人生产的数量增加则更令人印象深刻。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非常缓慢：每年只有1%的增长——那是美国经济最大的失败。而劳动生产率低正是普通美国家庭生活水平停滞甚至下降的最重要的原因，一个没有劳动生产率提高的经济不可能产生持续的工资增长。但在20世纪90年代，劳动生产率腾飞了；10年间，它的增长比美国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快，而且工资也终止了它们长时期的停滞状态。

为什么劳动生产率被提高了？最主要的原因可能是信息技术时代已经到来；所有的计算机和网络最终显示出了它们的力量。然而，可以理解的是，企业领导者获得了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大部分声誉。由于日本出现经济不稳定，美国商业重获了自信，美国商人变成了领导者。那是一个首席执行官被看做超级明星的时代。如果那些超级明星把超额的工资带回家，为什么不可以呢？美国看起来形成了一种巨大刺激产生巨大成果的机制。

然后就是股票市场。1992年底，道琼斯指数为3500点，而到了2000年，它已经激增并超过了10000点。然而股票市场的许多投资者仍感觉自己失败者。他们错过了真正的大收益，比如科技股让许多人瞬间变成了百万富翁。从1929年以来，没有一个时期像现在这样快速致富似乎那么唾手可得。同时，官方的声音还向我们保证，还会有更多增长，道琼斯指数很快就能达到36000点。

仍然有对股票市场持怀疑态度的人：我就是其中之一（我最初对美国劳动生产率的奇迹也有过一些怀疑，而到2000年，我相信了。但我仍然认为股票价格与其实际价格不符）。我们这些人依照外国经济学家的观点，对股票市场的危险性再次显现后会发生什么感到十分担心。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美国经济与10年前日本的“泡沫经济”间存在着一些不可否认的相似之处——而在日本股票市场崩溃之后，日本那原本看似不可能停止的经济

增长陷入了极度的混乱状态，而且一直延续到了现在。

然而，即使泡沫破裂，20世纪90年代也确实使我们有理由乐观。日本的问题是因为不当的领导而加剧，而人们预期美国的经济领导能力是强有力的。

在克林顿政府早期，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清楚这一点。在罗伯特·鲁宾（Robert Rubin）的支配地位尚未完全确立之前，我本人就是一个十分严厉地对新总统的经济智囊团提出批评的人。但是10年过去之后，鲁宾主义经济获得了成功。首先，比尔·克林顿敢于提高税收以帮助缩小预算赤字——这是一项需要巨大勇气的行动。而他的继任者，乔治 W. 布什，却因为增税政策而遭受辱骂。（虽然罗纳德·里根已经撤消了他自己削减税收的一部分政策）；保守党人预测克林顿的增税政策将使经济遭到削弱，不过，他成功了——作为奖励，他得到了经济繁荣和预算盈余。

此外，华盛顿方面证明了政府在处理危机方面的灵活性和有效性。1995年墨西哥比索遭受冲击时，当局又一次顶住了严厉的批评，勇敢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帮助我们的邻邦解困。然后，一场更为巨大的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了。1998年秋，这场危机波及到了美国，因为俄罗斯拖欠它的债务，使长期资金管理公司——一个管理巨额套期保值资金的公司垮掉了。金融市场迅速瘫痪：在实际意义上，借贷流动都已经停止了。

我在参加一个会议时，美联储的官员向与会者介绍情况；当被问及我们能做什么时，他回答：“祈祷！”鲁宾和艾伦·格林斯潘设法成功地发出了一个冷静的信号——还记得人们真正崇拜财政部长时的情形吗？然后市场复苏了。在1999年早期，《时代周刊》以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财政部部长罗伯特·鲁宾以及财政部常务副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作为封面，称他们为“拯救世界的委员会”，这虽然有些老套了，但确实也恰如其分。

然后，在新千年的开始，上苍保佑美国，赐给我们成熟而有经验的经济方面的领导人，让他们在压力下仍会做出理性决策。他们将坚持负责的财政政策；他们将为防止重演20世纪90年代早期出现的失业型复苏而采取快速有效的措施，不会让经济陷入日本式的衰退。甚至于我们这些认为

自己是悲观主义的人，都基本上是乐观的；我们只是认为股票行情看涨的投资者应该保持警醒，但那将会是一个使所有人都满意的结局。

哪里出了错？

喜欢讽刺挖苦的周刊《洋葱》（*The Onion*）称自己是“美国最好的新闻资源”——而在最近几年，那已经不是事实了。2001年1月18日，该周刊的新闻故事版报道了总统选举中乔治 W. 布什的一次演讲，他声称：“长期困扰我们的和平和繁荣的噩梦结束了。”然后，这样的噩梦却发生了。

我们美好的年景出现了什么问题？对许多人来说，感受最深的转折点发生在2001年9月11日，美国人民对安全的梦想破灭的时刻。但对我来说，这一转折来得比那更慢也更广。

我并不是说轻视恐怖主义。任何关注过中东事件的人都知道美国是恐怖主义的目标。你可能还记得最初每个人都预测1995年俄克拉荷马市的爆炸与伊斯兰教徒有关。恐怖主义专家一再警告我们几年内将有一天会发生针对美国国土的大规模袭击——然而“9·11”的超大规模的人员伤亡对我们还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沉重打击。我们知道，确实有人想要伤害我们；他们最终得手一次并不足为奇。

真正让人震惊的是，就在我们美国本土，不管是私营企业还是政府领导的企业表现都是失败的。

有些人意识到20世纪90年代存在着商业过剩，虽然他们的观点曾经很难受到重视。但这过剩的范围和严重性要比任何人意识到的都要巨大得多。我们知道太多关于在所谓牛市上，存在着大规模公开鼓励的或隐蔽的公司不正当行为的事实。谁能想象得到，那些被商业院校称赞并作为大型现代化企业典范的著名公司，却在某种意义上采取了“庞氏骗局”的欺骗方式（事实上，确实已经有人这么提醒过，但他们被当做怪人不予理睬）。

更大的问题在于我们的政治体系远比我们想象的更为不成熟。曾被我们认为理所当然应该负责任的领导是如此失职。在2000年选举中，乔治 W. 布什提出了一项税收计划和一项社会保障计划，很明显这是建立在伪造

的数据基础之上的浮夸的计划。而媒体更多关注人权政策，避免去解释这些计划的详细情况。同时，艾伦·格林斯潘看来并不像我们认为的那样：民主党在位时，他是简朴和财政风纪的坚定倡导者；白宫易主后，他变成了一个为不负责任的减税政策进行辩护和促成其实现的人，甚至在面临攀升的预算赤字时也是如此。

此外，这个新政权既没有长期的责任感，也没有其前任的短期的灵活性。最初，布什的经济计划包括逐步按计划实行大幅度的长期减税。到2002年，很明显这一计划的实施存在缺陷。就像他的父亲那样，布什领导了一次“失业型的复苏”——即经济增长但新的工作机会的增加却很慢，所以大多数人发现他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糟，这种经济状况非常需要短期的繁荣，而非长期的减税。而且，预算赤字的惊人恶化也意味着长期减税不能再继续。然而布什的助手仍坚持称他们于1999年经济泡沫鼎盛时期制定的计划正是解决当前经济困难问题的正确途径。在2003年年初，当他们最终好像意识到了需要做更多事情时，他们制定了新的“刺激”计划。这一计划在实践上不过是原计划的克隆：除了长期减税，而这种利益也主要由富人获得，几乎没有什么能刺激现在的经济。

更为严重的是，我们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除了保守的经济意识形态在发生作用外，还有一些深层次的问题。美国政策的改变是更大的事情，也是这本书导言部分的核心主题。

为什么是我？

我从2000年1月开始为《纽约时报》撰稿。当时，无论是我还是报社都不知道我会写出什么来。

我以前和现在都是一个贸易方面的经济学教授，我研究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国际金融危机。我的文章中有一部分被我称之为“希腊字母式”的经济文章，是为专业性杂志撰写的深奥难懂的论文。但同时，我也为更为广泛的读者群撰写全球化经济方面的文章。到1998年为止，我有两个固定的专栏，一个在《财富》杂志，另一个是在线杂志《批评》(Slate)，这两个